



名家走笔

干净即少，少即干净

◎孙武军

每逢家中掸尘洒扫之时，我便要慨叹——家里的东西怎么越来越多，整也整不干净！往往是“空悲切”，家中堆的东西一样没少。

《山海经》中说了个息壤的故事，上古洪水滔天时，鲧偷来天帝的息壤堵塞洪水。天帝发怒，命令祝融杀了鲧。这“息壤”就是越挖越多能无限增长的土壤，所以能堵洪水。我们家中的那些杂物，很像这“息壤”，似乎可以无限增长，而且越整越多。

要说这些杂物，都是有来历的，有单位发的，有朋友送的，有网购的，有孩子用下的，而且这些东西要么可以用，也许你一生一世也用不上，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比如这台咖啡机；要么是有纪念意义的，也许你一生一世也不会去看它，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想看看它了，比如女儿留下的用旧床单包着的一大包毛绒玩具。这些东西基本属于那种扔掉不舍得、送人没人要、说不定什么时候要用了、可是一晃十几年都没动过的东西。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和丈人丈母娘住一起时，家里有一箱部队的那种压缩饼干，是七十年代的东西。我说扔了吧，丈母娘说别扔，说不定什么时候打仗了可以吃的。一晃到二〇一五年了，那箱压缩饼干不知还在不在。丈母娘仙逝多年了，她可能也不再在意这收藏那么多年的压缩饼干了。

只进不出，多多益善，广为囤积，有备无患，这种心理正是一种农业文明的心理。中国五千年的这种文明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基因，似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潜意识总在主宰着我们，所以家里的东西再没用也总是有理由留下来。但是，我们又已经走进了现代社会，而这现代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一个本质上的不同是：农业社会中衣食的实用性几乎就是一切，而现代社会一种精神的审美性则越来越重要。所以家里这些东西日复一日地堆着，以一种近乎自欺的实用性，严重影响整洁美观的审美性要求。这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个“时代的矛盾”或“文化的冲突”，直让我慨叹了。

其实这些东西单个看并不脏乱，大多有整洁的盒装或袋装。但是一多，就必定显乱，而一乱就必定感觉脏。所以我悟出：家里要整干净，一定要东西少。东西越少就越干净。当然也不必少到像《红楼梦》中警幻仙子所说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至少可以给要留下的定一个标准，有用性指数最高的，比如电视、电脑、沙发、床、被褥等；喜欢性指数最高的，比如朋友的画和女儿的画、灵璧石、瓷瓶等。但是，究竟有用性指数或喜欢性指数低到什么值，这些东西才可以扔掉，又无法制定一个硬性的数值。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那样的年代，节俭，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生存之法则。那时唯恐家中无物，遑论干净了。现在物质生活已经极大地充裕，而整洁这种审美性需求变得十分突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当下家庭卫生所面临的正是这样的考验。

干净即少，少即干净，用于家庭卫生是如此，用于心灵卫生也是如此。心中堆放的东西越多，心里就越杂乱，越不干净。只有将许多看似有关紧要实则无关紧要的东西清理掉，东西越少，心里就会越干净。心里只长留几样最重要的东西，其它的随路扔掉，让心总是整洁的，敞亮的，坦荡的。“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坦荡荡，多干净啊，就是因为心中东西少。戚戚就是不干净，顾虑太多。

就如清理家庭一样，清理心灵，什么可留，什么可扔掉，也是一种感觉，一种价值观的问题。而在我，感觉清理心灵反而而更加容易一些，而清理家庭则更难。家中的息壤还在生长，其实这还是我心中的清理不够彻底之故。心有杂物，家才有杂物。扔掉名利容易，扔掉一台微型烤面包机难啊！这只因为，扔掉名利真的容易吗，你确定？

四『比』

有所思

◎江泽涵

排行榜、选秀节目层出不穷，看得惊心动魄，也看得心气烦躁。人争一口气！说的就是个“比”字。我要比你好，比他好，比所有人好，样样都好，至少要在某个范围之内称王。这种比法，怕到尽头也是一场空。然而比一比是我辈的正常心态，也无妨，却不能因为妒忌而用下五门的手段，那就不是公平较量，而是另类作弊。

我对各种比法做了一些总结，认为有四种值得一谈。在此且叙且议，请君评一评。

一、移比

有次在酒桌上听来一个关于香港女作家亦舒的故事。她妈妈读了关于琼瑶的报道，就说：“人家也写言情小说，怎么版税收入就比你高呢？”亦舒说：“她钱赚得是比我多，可我比你漂亮，我穿牛仔裤也比她好看。”

亦舒可比她妈妈有觉悟。然而她也是迂回着在拿自身的长处和人比，而且她嘴上虽说不比，心里怎么想的，谁又知道呢？

二、自比

《世说新语》中有个叫殷侯的人，权臣桓温问他：“我和你相比，你觉得怎么样啊？”殷侯不想说违心话，也不想开罪桓温，便说：“我和自己打交道很久了，我宁愿做我自己。”

这一回答很显然，不拿别人当对手了，真正的对

◎赵波

布拉格，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她的文艺气息的，除了隐约知道布拉格之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卡夫卡，我对这座城市几乎一无所知。而旅游，不就是为了对一座城市从无知到有所知吗？

七月初，欧洲遭遇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最高温，我们被热情的天气热昏了头。到布拉格的那天，一直艳阳高照的天空开始聚拢了一片片的乌云，大风卷着行道树的落叶在古老的街上行走，一阵阵的，吹到街中心的有轨电车轨道上，吹到有着千年或百年历史的黄色石壁上，吹到大幅的香奈儿灯箱广告上，远处的伏尔塔瓦河在灰蓝的天空映射下格外宁静。布拉格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阴沉。气象预报当时有百分之六十的降水概率，会不会让我们体验一把电影《布拉格之恋》那样雨水的濡湿？

第一站是古老的城堡区——被誉为布拉格地标的圣维特大教堂。这是一座建了600多年才建成的教堂，历经战争、岁月的磨砺，由于长年的修复和火灾，外墙面已呈灰黑色，但掩盖不住金碧辉煌的过往，迄今已经屹立伏尔塔瓦河西岸上千年了。哥特式的尖顶高耸入云，入内，恢宏、纵深、肃穆的气息扑面而来，人，瞬间变得渺小。高大美丽的彩色玻璃窗面据说是近代捷克著名画家的作品，描绘的圣经故事原是给不识字的信徒们看的，在这遍是异国文字的他乡，也成了我等的扫盲之画，随着老外讲解员慢条斯理的中文讲解，多少了解了建筑师的意图。突然，教堂内响起了雄浑的管风琴声，我不懂音乐，仅凭直觉，犹如天籁，据说演奏的是捷克著名作曲家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主题是伏尔塔瓦河。

从近乎压抑的教堂出来，到了著名的黄金小巷，因为卡夫卡曾在小巷的22号房居住过，小巷变得异常出名。在低矮得

手是自己，我就和前一刻的自己比。对手虽只一个，却是要一生较量的。

三、化比

读到一篇短文，说国学大师钱穆喜欢下围棋，可仅仅是摆个棋谱，而不是和人对弈，也不玩左手对右手，他觉得那样太伤脑筋了，图个摆棋子的乐趣就足够了。

不与人比，也不与自己比，竟是将“比”化解了。但还不算最高明的。

四、融比

作家陈建功写过一段回忆。他幼时家境贫寒，很羡慕条件好的同学。他妈妈说：“咱家不如人家，就不要跟人家比吃穿。”他说：“那我就比学习成绩。”他妈妈又说：“读书、学习都不是恼气的事，干吗老想着比呢？你要学会把读书、学习、思考、创造，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抚掌。陈老太太是真的不比了，可她把已化解的“比”又融进了日常生活中，之后的拼搏已无“比”的色彩。不管外界什么状况，就做好自己想做的该做的。这样，不仅看得见进步，而且不会那么累。

再引述一段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中的话，可以和陈老太太的比观互为印证：“他强任他强，清风抚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愁也一天，喜也一天。我想活得充实，活得长命百岁，还是向陈老太太看齐吧。

有些变形的小屋中，想象这位身材高瘦的犹太人躬身伏案，在说着捷克语的国家用着德语写着传世名作。他的作品像他的脸庞英俊逼人；他的作品像他的眼神，忧郁而深邃，不是每个人都能读懂；他的作品带着布拉格的印记，深沉，阴冷。反过来，到了布拉格这座满是卡夫卡印记的城市，不管有没有看过卡夫卡的小说，是不可能不知道卡夫卡的。当然，这一切，卡夫卡本人是不知道的了，像很多名人名士那样，成名总在身后。雨终于没下，洒水车在广场上洒水降温。

到查理大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上午了。阳光耀眼，走在桥上，太阳把我的影子长长地拖在了这座欧洲最古老的大桥上。我试图用脚丈量桥面，用心体会卡夫卡在夜间借着微光数着石块的心情，体会着二战期间坦克轰隆隆碾过大桥的情景。此刻桥面铺就的石块光滑浑圆，一圈圈，似桥下伏尔塔瓦河中的柔波有规律地弧形状播撒开去。出生和生活在查理大桥桥边的卡夫卡把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留给了查理大桥：“我的生命和灵感全部来自于伟大的查理大桥。”而那位著名的音乐家斯美塔那在《我的祖国》曲谱留白处，标注着查理大桥和伏尔塔瓦河，这是他创作的源泉。阳光洒在历经六百多年风雨的桥面，像似洒上了一层金光，逆光中，桥两边蕴含宗教故事的雕像只剩下了庄严肃穆的剪影。

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波西米亚国王查理四世，营建了布拉格这座伟大的城市，查理大桥以他的名字命名当之无愧，布拉格查理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当之无愧。布拉格是座灾难深重的城市，历经一次又一次的战火而不毁，因为古迹众多，整座城市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站在布拉格街头，看六百岁的天文钟，依然在精准走时，看林立的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的建筑，像一位老人在傲然地展示着毕生的成就，也展示了一生的沧桑。

布拉格有太多的故事，哪是我这样匆匆一游可以读到的，也许多读几本卡夫卡的书可以聊以慰藉，如果有可能，再来一次布拉格，那必是极好的。

走近布拉格

行走

总第5636期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配图 林绍灵《欧陆写生》（水彩）

